

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

书院故事

2021年第10期

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党委编

2021年8月29日

前言

自唐初至清末近1300年，7500余所中国书院，遍布华夏广域，以求学问、成人之教、文武担当、经世致用为所求，创布德传道、人文化成、育才兴邦、服务天下之壮举，延东方之文脉，垂青史之典范。

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学习选刊，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，以期为大家体味、认知和理解“真”的过去，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血脉，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，引发思考，提供帮助。

为保证年代准确、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，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百科文献资料，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。因水平所限，其中差错在所难免，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。

鹅湖书院：雄辩声韵 流古响今

鹅湖书院，前身为鹅湖寺，始建于唐大历四年（公元769年），位于武夷山余脉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北麓。宋淳佑十年（公元1250年），宋理宗御赐“文宗书院”，明景泰年间更名为“鹅湖书院”。这里曾两次回荡**“鹅湖之会”雄辩声韵**而精神辐射千年不衰，后又立**“白菜碑”警醒清廉善政**而成为承继先贤“忠孝廉节”的一道丰碑。

—

“山对东南极，溪领闽赣分。”地处赣闽交通要道上的鹅湖，历来是道、释兴盛之地。三国赤乌元年（公元238年），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（公元164-244年），飘然六合，云游至此，于鹅湖修道布医，惠及乡里。晋末有龚氏者，畜鹅于此，因名鹅湖山。

唐大历四年（公元769年），高僧大义禅师来到鹅湖，开始在鹅湖峰顶营建鹅湖寺。唐贞元进士李翱（公元772-841年），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时，接受大义禅师之邀，在虎山下开辟“鹅湖精舍”，讲授儒家学说，发挥《中庸》思想，主张“性善情恶”之说，并完成了著名的《复性书》的创作，达到了鹅湖一山三教融洽交流的大道之功。唐元和年间（公元806-820年），唐宪宗先后两次赐名“慈济”。宋咸平四年（公元1001年），真宗皇帝御笔亲书“慈济禅院”。宋淳熙年间（公元1174-1189年），朱熹（公元1130-1200年）、吕祖谦（公元1137-1181年）、陆九龄（公元1132-1180年）、陆九渊（公元1139-1193年）等名士大儒皆讲学于寺，并留下诗文记存於志。宋淳佑十年（公元1250年），宋理宗赐额“文宗书院”。元皇庆二年（公元1313年），仁宗皇帝下令在文宗书院内增设“会元堂”。明景泰年间（公元1450-1456年），代宗皇帝下旨重修扩建，并正式定名为“鹅湖书院”。清顺治四年（公元1647年），江西巡抚蔡士英捐资扩建“鹅湖书院”，并立碑将其与白鹿洞书院、象山书院、白鹭洲书院列为江西四大书院。

鹅湖书院自大唐至清代共千余年，几遭兵毁，又几经重建。清代就曾先后11次对鹅湖书院进行维修扩建，其中尤以康熙五十六年（公元1717

年)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,整个书院融成一体,五进五出,错落有致,十分壮观,一时无一书院可与之相比。难怪当时大学士李光地,称鹅湖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,是不无道理的。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3年),鹅湖书院转制为学堂。但是,鹅湖书院的文化,从古至今已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的思想、观念、情感和行为方式之中。

二

“仁山智水,圣域贤关。”鹅湖书院作为江西著名的文化、学术交流之地,尤其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与心学之魁陆九渊的**“朱陆之会”**,留下了**“哲学与实践孰轻孰重”的犀利辩论之风**;豪放派爱国词人辛弃疾与浙东思想家陈亮的**“辛陈之晤”**,再留下**爱国情怀的悲壮之声**。

儒家道统的传承,到了宋朝有了很大的发展,也发生了巨大的演变。儒学义理为宗是心性,以“天理”“天道”诠释“天命”,达到理高于势,道高于治统的理念,是中华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。理学形成于北宋,道传于南宋,并产生了两位巨擘:朱熹、陆九渊。朱熹认为世间万物的起源就在于“理”,包括着所有人都应该去遵守的相应规则,强调格物致知、读书穷理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。陆九渊与其兄长陆九龄则主张“先发明人本心”,让道德来驾驭自己,从而驱使着自己去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王朝发展的事情,反对在读书穷理上下死工夫。朱熹和陆九渊因为学术主张不同,各成阵营。宋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,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,既是陆九渊考进士时的考官,又与朱熹过从甚密,为调和朱熹“理学”和陆九渊“心学”之间的理论分歧,出面邀请陆氏兄弟与朱熹相会于鹅湖。时值春末夏初,山雨初霁,泉声喧静,朱熹与陆九渊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史、哲学史上的大讲会,双方尖锐对立,激辩三天,各执己见,互不相让,不和而罢。虽然直接参加辩论会的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,众好友、众弟子列席旁听,四方学者闻风而至,场面盛极一时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之后,朱陆双方都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躬自省,虽然学术见解不同,但并不妨碍双方之间的交往,以及相互之间的切磋学习,相慕知心,诚然可鉴。

“鹅湖之会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辩论会，开辟了宋以后书院会讲、学术争鸣之先河。鹅湖的哲学争鸣，是宋代理学思潮中不同流派的不同中之异、异中有同，无疑为南宋理学传播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为书院讲学吹进了一股学术新风，创造了一个开明包容的思想学术环境，形成了朱子闽学、吕祖谦浙学、张栻湖湘学和江西陆子心学等南宋四大门派与鹅湖书院的渊源关系。后辈学人对鹅湖之会多有崇奉，吟咏无数。明代宰相费宏慨叹：“仰止鹅湖敢弗钦，来游因悟圣贤心。一源活水通寒谷，几片闲云度远岑。能向天机求动静，肯于世路较升沉。诚明两字难偏废，古训留传直至今。”

继朱陆鹅湖之会后，南宋淳熙十五年（公元1188年）冬，豪放派爱国词人、抗金志士辛弃疾（公元1140—1207年），同专程前来拜访的浙东好友、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，漫游鹅湖，共饮瓢泉，长歌互答，纵谈十日，畅叙了当时南北对峙的形势、南宋朝廷不主张抗战的软弱无能的妥协政策，商讨抗金大计，留下了多篇沉悲雄壮、蜚声文坛的壮丽诗篇。后人喻为“辛陈之晤”。与第一次“鹅湖之会”主要围绕儒家学说与道统的辩论所不同的是，第二次“鹅湖之会”主要是围绕国家南北分裂而互相鼓舞斗志的友谊之会，是商讨抗击外族入侵、立志收复失地的义士之会，其爱国主义思想光辉映照千秋。

三

明代万历四十四年（公元1616年），笪（Dá）继良出任铅山县令。任职的第三天，他就简从轻车，来到鹅湖书院，向朱、吕、二陆四贤行跪拜大礼，并以《论语》的“义、利”为题，向书院学子讲了一堂生动的忠孝、廉节、清正为民的讲座。他说，国家之太平，社会之安定，老百姓的温饱，为官者的责任都体现在忠、孝、廉、节四个大字上，希望广大学子在书院好好读书，**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**。

笪继良为明德政、改弊政之心志，亲自定制了一块长四尺五寸、宽二尺的青石板，并丹青绘制一株七杆阔叶的大白菜，并题辞“为民父母，不可不知此味，为吾赤子，不可令有此色”。此碑刻好后立于县衙内公

堂之左侧，以警示告诫自己和僚属为官的责任，时刻提醒自己要以人为本、为民办事，让老百姓能吃饱穿暖，决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，面带菜色，这就是检验父母官的试金石。笄县令亲手刻制的“白菜碑”，已然成为清廉善政的一道丰碑。后来这块“白菜碑”石碑，被迁入鹅湖书院的“报本坊”内，与朱熹手书的“忠孝廉节”石碑交相辉映。凡是到过鹅湖书院“报本坊”的人，对“忠孝廉节”碑都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他的字体之大、嵌立位置之显赫都是罕见的。而“白菜碑”更像一位历史老人，不知疲倦地向世人叙说着一位古代官员励精图治、勤政爱民、廉洁奉公的故事。

笄县令是朱学的传承者，又是陆王心学的崇敬者，他把廉政爱民与忠孝廉节巧妙地运用到县域治理上，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。作为一县之长，笄继良敢立如此白菜碑，敢夸体恤民情之豪言，不啻引天下之目光聚焦其身，即是对自己的鞭策与警醒，也是对同僚的劝诫与鼓励，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廉洁文化精髓，给人以深刻启迪和教育意义。

四

“江右乃人才渊薮，鹅湖钟川岳英灵。”鹅湖书院“敦化育才”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安邦治国之才。书院与科举和而不同、难分难舍，如宋以来就有状元11人，进士70人，直接为鹅湖书院增光添彩。近代史上，更有著名学者程兆熊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钱穆、徐复观、熊十力等，他们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，并将“四书”“五经”的儒学思想融入心性哲学体系的现实社会与实践中。

鹅湖书院，既有世人敬仰的辉煌时期，也有多次因变乱而面临毁灭的厄运；既有人才辈出的繁盛时期，也有萧瑟衰败之日。时至今日，基址无改，风貌依旧，格局完整。鹅湖，曾经的国学经典大师置身处，适时地盘活了其书院气息，植入古为今用的仪式，将其职能延伸为国学庆典基地。此时此地，朱陆先贤也许正坐在时光隧道的太师椅上，话语在书院幽幽的步道上空，我们仿佛又耳闻大师们宏论连篇、各执一端、思想激辩的碰撞之声，沐浴在清新的学术争鸣氛围之中。